

社会主义建设英雄故事

本社
编



YXGS

革命英雄故事

浙江
少年儿童出版社



封面设计：陶文杰

插图：敖太郎

责任编辑：刘力行

社会主义建设英雄故事

本社编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杭州武林路125号)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3.875 插页2 字数81 000 印数1—30 006

1990年5月第1版 1990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42-0583-2/I·112(儿) 定价：1.25 元

目 录

西昌人民的好女儿	1
——丁佑君的故事	
硝烟中的青松	8
——安业民的故事	
碧血长空	15
——杜凤瑞的故事	
烈火凤凰	22
——向秀丽的故事	
永生的战士	32
——雷锋的故事	
列车，你快你下	44
——欧阳海的故事	
青春似火	56
——王杰的故事	
人民的好干部	65
——焦裕禄的故事	

油原铁汉	77
——王进喜的故事	
战斗，战斗	94
——麦贤得的故事	
不死的英雄	104
——刘英俊的故事	
雷场英烈	111
——罗光燮的故事	

西昌人民的好女儿

——丁佑君的故事

党和人民的好女儿丁佑君，像千千万万个烈士一样，她的革命事迹，永远激励着后来者。

1950年初，丁佑君满怀热情地考入了西康人民革命干部学校。

2月8日这天，同学们在校长和班主任的带领下，向西康进发。队伍进入邛崃时，突然遇上了土匪。随行的战士和师生们与土匪进行了一次搏斗，打得土匪狼狽逃跑了。当晚，在附近小镇宿营，战士们整夜为同学们守护着。

第二天拂晓，队伍继续前进，教育长骑着马提着枪亲自走在前面。他不时地回过头来微笑着，鼓舞同学们说：“别害怕，有大家的努力，我们一定能战胜敌人的！”这一番话，给1000多名从来没有经历过战斗的同学增加了信心。

敌人们又一次发动了反扑。战士们指挥同学们沿着公路两边匍匐前进，他们自己在两侧向越来越多的敌人射出仇恨的子弹。副校长走在最后，指挥着队伍。同学们沿着沟边，穿过坟墙，迅速前进。有些同学害怕了，老师们一面回击敌人，一面鼓励他们坚持到底。

“缴枪！”疯狂的敌人大声喊着。

“共产党人从来不向敌人缴枪！”副校长大声地回答。丁佑君看着这一切，精神更焕发了。她搀扶着走不动的同志，奋勇往前冲去。途中，一位女同志受伤了，丁佑君赶忙跑去替她包扎，背着她走。前面，一位男同学扶着一位伤员，一拐一拐地走着，突然被一颗子弹射中了。看着朝夕相处的同学倒在地上，奄奄一息，丁佑君感到由衷的悲痛。她咬着牙，把仇恨的种子深深地埋在心中。

队伍终于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一到邛崃城，副校长激昂地对大家说：“今天，土匪是猖狂的，他们在作垂死的挣扎。我们能战胜蒋介石800万军队，难道我们还不能战胜这些毛毛土匪吗？”

老师和战士们奋勇保护同学，勇敢与敌人搏斗的情景在丁佑君心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从他们身上，她看到了一个人应该怎样地为人民而生，怎样地为人民而死。

从西康人民革命干部学校毕业时，丁佑君被选为学习模范。后被分配到西昌分区做青年工作。

丁佑君先担任了西昌女中军代表。这位连高中还没毕业的年轻人，她竟毅然挑起了这副沉重的担子。她搬进学校，吃住都在学校里，过着艰苦的生活。

她经常和同学们一起听课，关心她们的学习，耐心解答她们提出的问题。课后教她们唱歌、跳秧歌舞，给她们讲革命烈士的故事，鼓舞她们入队入团。不久丁佑君就与师生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大家都说：“一个女同志，能吃得起这样的苦，真不容易。”

暑假期间，丁佑君到盐中区任青年干事。当地情况非常复杂，地主们到处散布说：“工作队来去不定，最终还是我

们说了算。”群众对共产党不了解，不敢接近工作队。丁佑君每天深入群众，了解情况，帮助群众收庄稼，干农活。群众逐渐熟悉了她，不但和她亲近，还积极向她反映地主的情况。她反复向群众宣传征粮借粮的政策，告诉他们土改后穷人就能翻身过好日子。丁佑君热爱穷苦人民，痛恨地主阶级。一次3个地主抗拒缴粮，丁佑君当即扣押了他们。地主无可奈何，只好交出粮食。地主们痛恨丁佑君，贫苦群众却喜欢了佑君。

激烈的革命斗争锻炼了丁佑君。一个坚定的信念在她心中萌芽，用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

群众愿意和丁佑君谈心里话，全区有好多妇女写信邀请丁佑君去她们那里。丁佑君决定深入下去发动群众。她带着一支手枪冒雨出发了。

裕隆镇是个偏僻的地方，群众生活很困难。丁佑君一到马上找群众去聊天，热情地对她们说：“只要减了租，生活就会好起来的，分了田地就更好了。大家齐心，好日子很快就会到来的。”丁佑君与当地群众一同劳动一同生活，很快和大家亲密无间了。

9月18日上午，丁佑君正在教孩子们唱歌，突然闯进来4个土匪。他们提着滑刀，背着长枪，包着头帕，卷着裤脚。“丁代表，我们队长请你出去！”一个土匪过来拉扯。

“不许动，这是人民的天下，你们这些土匪竟敢造反！”她严厉地呵斥。4个土匪上来捆她，丁佑君推开土匪的手，昂然地走了出去。“缴枪！”门口站着五六个带枪的土匪，其中一个窜上来在了佑君的腰间、胸前乱摸着。“要枪没有，



要命有一条！”丁佑君愤怒地甩开土匪的手。

土匪把丁佑君带到镇公所，群众们都焦急地围拢在镇公所外面。

“你是干什么的？”土匪头子凶恶地站在了丁佑君面前。

“我是盐中区的工作员！”丁佑君轻蔑地盯着土匪。

“马区委哪里去了？”

“不知道！”

“区上有多少粮，多少枪？”

“不知道！”

土匪举起枪说：“不说就枪毙你。”

丁佑君昂起头，大声地说：“干革命不怕死。蒋介石800万匪军都被我们消灭了，还怕你们这些毛毛土匪吗？”她转过头去，对土匪大喊道：

“放下武器，回家去参加生产，是你们唯一的出路！政府的政策是：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

土匪头子狗脚跳墙，嘶哑地喊：

“扒下她的衣服！”

土匪野蛮地撕开了丁佑君的上衣。群众都挤上来了，气愤地责骂土匪。丁佑君不屈地挺立着，她对群众说：

“老乡们，这不是我的耻辱。土匪才是最卑鄙、最下贱、最无耻的。”丁佑君眼中射出愤怒的光芒。

土匪惊恐地问：

“你是共产党员？”

“我是一个青年团员。”宏亮的嗓音，坚强的意志，正气逼人的风度，使土匪胆战心惊。

匪徒们把她锁在文昌宫戏台脚下的黑屋子里。外面的雨

又下大了，风也更紧了，天慢慢地黑下来。她开始感到饥饿和寒冷，地下湿漉漉的，坐不能坐，靠不能靠。她疲乏地站着，怀念着同志们，考虑着如何对付土匪的拷问。

土匪送来两碗饭，假惺惺地说：“你饿得好惨呀，吃吧。”

“我宁可饿死，也不吃你们送来的饭。”丁佑君推开饭碗说着。

土匪又把皮大衣披在丁佑君身上。丁佑君大喊一声，

“少来这套，要杀就杀！”

土匪又开始盘问了。

“你们的副区长呢？”

“不知道！”

“你们的碉堡里有多少人？多少枪？”

“不知道！”

“你何必这样死心眼儿呢，说了就放你走。一个女子，年轻轻的，找个丈夫安个家多好！”

“呸，你们死到临头，悔过自新才有生路。”丁佑君斩钉截铁地说。

匪徒们把丁佑君双手反绑吊起，用棍子边打边问：

“还有哪些是共产党？”

“到处都是共产党！”

一棍子就是一条伤痕，丁佑君咬紧嘴唇，血从她的脸上流下来。

这一夜了佑君又在潮湿的地上站了个通宵。第二天，匪徒们把丁佑君押到河西盐中区公所。河西的匪徒们，正在围攻区公所后院的碉堡，二天都没能攻下。

“去，快叫他们缴枪投降，不叫就毙了你！”

丁佑君看见碉堡里有八九个自己的同志在坚守着，心里充满了力量。她高喊：

“同志们，沉住气，坚持就是胜利！”

* 敌人气急败坏，挥着枪跳起来。丁佑君知道自己已是在生死关头了，但她一点儿也不害怕。对着敌人黑洞洞的枪口，她倔强地昂起头，高呼：

“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

随着宏亮的高呼声，碉堡里的同志们对准敌人射出一排仇恨的子弹。

匪徒们惊慌失措，“呼”的一声，匪首向丁佑君开了一枪。子弹穿透了左背，丁佑君倒下了。

土匪们把昏迷的丁佑君抛在地上示众。

天又下雨了。雨点打在丁佑君身上，仇恨种在群众的心里，他们悲痛地看着躺在地上的丁代表。雨水淋透了丁佑君的全身，她又醒过来了。她使出最后的力气告诉群众：

“我们的队伍马上就要来了，你们要跟着共产党毛主席走呀！”

匪徒们持着枪，不让群众去救她。这一天党的好女儿丁佑君壮烈地牺牲了。

西昌女中的同学们失声地痛哭着，她们发誓要为丁佑君报仇。

3天后，解放军进入河西，击溃了土匪，镇压了罪恶滔天的匪首们。

根据丁佑君生前的愿望，中共西昌县委追认她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陈淑萍）

硝烟中的青松

——安业民的故事

1958年夏天，美帝国主义在台湾海峡加紧集结武装力量，蒋帮军舰日夜向金门岛增兵。

8月22日下午，正当金门蒋军头目得意洋洋地庆贺“演习成功”的时候，我炮兵指挥所传来了严惩敌人的命令。

“准备战斗！”一声令下，战士们跃出交通沟，飞也似地奔向阵地。方向瞄准手安业民第一个跳进瞄准座，紧紧握住操纵盘，努力抑制着内心的激动。

“目标——料罗湾敌登陆舰！”

炮座应声向目标转动，仰起了巨大的炮管。

“战斗装药——爆破弹！”

“嘣当”一声，炮弹和药包进了炮膛。

“瞄准手注意！一旦射击暂停，要把炮身转到隐蔽位置！”炮长的声音严肃而沉着。

这句话像钢印一样烙在安业民的心间。安业民熟练地操纵着方向盘，紧盯着标示敌舰目标的电动指针，右脚及时踩着踏火板，射出了一发又一发复仇的炮弹。

炮身剧烈地伸缩着，大地在颤动，海洋在咆哮，敌舰周围冒起了冲天水柱。屹立在突出部的海岸大炮像一把把利剑

刺向料罗湾，成了对敌人的致命威胁。敌人的炮兵阵地被摧毁了，弹药库飞上了天，敌兵乱纷纷地抱头逃窜。安业民觉得自己的眼睛今天特别亮，他全神贯注盯着瞄准镜。

“好啊，打中了！”

“看啊，敌舰起火了！”阵地上爆发出阵阵欢呼。

敌人发现了这个海岸炮连的位置，便像恶狗一样疯狂地反扑起来，有几发炮弹在阵地附近爆炸，弹片打得炮护板当当响。突然，一发炮弹在安业民炮位后侧炸开了，弹片击中了储积在炮位上的药包，顿时，熊熊烈火呼呼窜起，转瞬间向炮身扑来。大炮随时有被烈火烧毁的危险。

“立刻散开，扑灭烈火！”炮长果断地发出命令。

这时，巨大的炮身还暴露在敌人的炮火之下，不转到隐蔽位置，就可能遭到毁伤；要是把炮身转回，就来不及躲闪身后扑来的烈火。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只见安业民毫不犹豫，全身紧伏在瞄准镜上，用双手飞速地转动着方向盘，巨大的炮身缓缓移动着……

火，窜上了护板，扑上了炮身，烧到了安业民的身上，像无数把钢刀在他背上乱戳。但他咬着牙关坚持着，继续飞转着方向盘。火舌舔着他的水兵服，扑上了他的脸。顷刻，头发眉毛全烧焦了。安业民忍受着剧烈疼痛，仍然顽强地战斗在炮位上。大炮终于移到了安全位置，安业民已成了个火人。他带着一身火苗，冲出炮位，正在灭火的同志赶紧帮他扑打，身上的火熄灭了，皮肉却受了重伤。几乎全烧成了灰的水兵衫，和血肉粘在一起，脸部也很快肿了起来。他这才感到剧痛难忍，头脑一阵阵昏眩。

这时，敌舰正拖着浓烟在海上逃窜。同志们的新位旧恨



顿时化为钢铁的誓言：“打，决不能让敌舰逃掉！”大家争先朝炮位奔去。

政委派副炮长来接替安业民，可他说什么也不离开。

“你——”在这紧张的炮群齐射中，耽误一秒钟，漏发一颗炮弹，都会影响全连的战斗。副炮长看到安业民这样坚毅的神色，迅速、准确的动作，只得把到了嘴边的话咽下去。

10分钟后，副炮长又从弹药库跑来，大声喊道：“安业民，你下去包扎……”

“请放心，我保证完成任务！”安业民坚定地回答。火光中，副炮长瞅见他红肿的两眼闪闪发亮，一眨不眨地盯着瞄准指针。两只烧烂的胳膊紧贴在方向盘上，全身透出一股虎虎生气。

20分钟过去了。

30分钟过去了。

安业民又顽强地战斗了40分钟。

敌舰被打沉了，敌人的大炮成了哑巴，战斗胜利了，安业民的脸上带着微笑昏了过去。

他刚被放上担架，却又苏醒了。这时，他那红肿的眼睛已经看不见东西，耳朵已听不到声音。但他猛然跳下来，从身边摸到一块擦布，立刻抓在手里，踉踉跄跄地要上前擦炮。嘴里说：“别拦我，我不下去！你们看，我好好的，我还在擦炮……”可是，还没摸到大炮，他又昏了过去。

安业民被飞速送进了医院。他烧伤面积达70%，是严重的3度烧伤，发着高烧，处于昏迷状态。

抢救英雄的战斗夜以继日地进行着。自愿输血的人们已

经把手术室门外围得水泄不通，可是川流不息的人群还是从各处涌来。载着血浆、急救药品的救护车不停地穿过街道，驶进医院的大门。

安业民急需输血。可是，烧焦了的肌肉上找不出一根可以输血的血管，看来只有切开脚踝来找了。医院党委书记亲临现场，鼓励大家说：“安业民烧成这个样子，还顽强战斗，直到胜利。我们一定要用英雄的革命精神抢救英雄！”

一天、两天过去了，安业民在昏迷中；三天、四天、五天……安业民仍在昏迷中。经过整整一周的紧张抢救，安业民终于苏醒了！

安业民刚刚恢复知觉，便感到全身一阵阵火烧般地疼痛，他紧紧咬住牙关。他想动一下，可是浑身缠满了绷带，四肢不听使唤，烧伤的眼睛怎么也睁不开。

政委见安业民醒过来了，亲切地对他说：“安业民，你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你的任务，同志们都要向你学习！”

安业民听到这熟悉而亲切的声音，忘记了疼痛，眼角闪着激动的泪花。他摇了摇头，吃力地说：“政委，我要向董存瑞、黄继光学习！”忽然，他又像想起了什么心事似的，对政委说：“政委，请您告诉炮长，我回去还当瞄准手，狠狠打击敌人！”

又要换药了。这样大的烧伤面积，换一次药得两个小时，再加上他虚弱的身体不能使用麻醉药，安业民以顽强的精神力量抵抗着剧烈的疼痛！

医生和护士一层层从他身上揭下和血肉粘在一起的纱布。安业民双眉紧蹙，脸上的肌肉不由自主地抽搐着，豆大的汗珠从额上、脸颊上滚落下来。嘴唇咬出了深深的血印，

但是始终没有发出一声呻吟。

安业民似乎听到了医护人员急促的呼吸声和汗珠滴落下来的声音，他咬着牙，低低地说：“你们歌……歌吧，我……能挺得……住。”话没说完，又疼得昏了过去。老军医的手颤抖了，护士再也忍不住，滚滚热泪唰唰落了下来。

一天早晨，金灿灿的阳光射进病房，安业民醒了。他从苦难的童年想到家乡的解放；从欢送入伍的大会想到参加这次战斗……他回想起自己成长的历史，不禁心潮起伏，热血沸腾，激动地对护士说：“你帮我写点东西吧。”

护士坐下来，安业民说：“我小时候参加过儿童团，以后参加了青年团，现在又成为光荣的海岸炮兵，这每一步都是靠了党的指引哪！我要把一切献给党，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可是，我还没有为革命做出一点儿贡献，就负伤了……”

说到这里，他的眼睛湿润了：“写吧，护士同志，就这样写：我要求加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请亲爱的党审查我。”

安业民的伤势过重，凶恶的病魔在悄悄吞噬着安业民的生命。

1958年9月9日晚，安业民垂危了。

政委、炮长、战友们和医生含着泪花围在安业民的床前。屋子里静极了。窗外，风不吹，树不摇……

安业民在昏迷中断断续续地发出喃喃呓语：“炮长，大炮擦好，请下……命令吧！”“请炮长……指示……”他不断重复着，仿佛在等待着回答。

“安业民同志，大炮擦得很好，现在可以休息！”政委